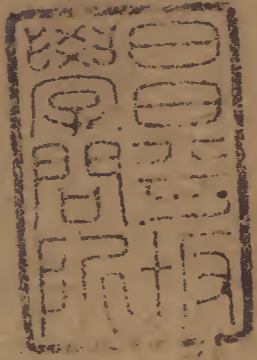


誠齋文贈

後集 三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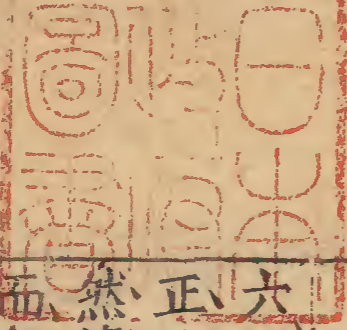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二六八	類
函	七四	號
架	一一	冊
冊	八	

內閣文庫	漢書
函	二五
架	八
冊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58
冊數	8	(	6)
函號	363		173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三

後集

春秋戰國門

春秋戰國附秦楚

淺草文庫

晉文公出奔而不困

六二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然能柔順以下人中、  
正以立己、故所至有次舍、安焉即之而不危。所挾有資用、遇  
然懷之而不露、所從有臣僕、翕然得其心而不離。雖曰為旅、  
而無悔尤矣。晉文公之奔也、見秦伯則拜、見野人亦拜、不曰  
柔順以下人乎、應上語文而有禮好學而不貳。亡十九年、守  
志彌篤、不曰中正以立己乎、廣而位懷安、而能遷、不曰懷其



資而不露乎其真正如此故至楚二饗之楚送之至齊秦齊  
秦妻之納而歸之可謂旅即次矣腹心則子犯子餘股肱則  
魏犢賈佗紀綱則秦之三千人可謂得童僕矣逐一用事織  
出極有工豈惟在旅無悔尤哉旅而歸也而霸孰禦焉

經云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無  
尤也

魯昭公出而不能歸

九三亦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為客體人而以剛  
處剛又在下卦之上有多上入之心宜其大則焚其次舍而  
無所歸小則喪其童僕而莫之助也魯昭公孫於齊也

馬而饗以大夫之禮公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羈曰有求於  
人而即其安其造於公弗聽是剛而不能下人也使請逆於  
晉而晉又不答是焚其次也魯之歸馬公執之魯自是不歸  
馬季孫將如乾侯見公而與之歸國而公不見自是不歸國  
是喪其童僕也雖貞猶危厲况無貞乎用二公事證三公極  
當

經云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齊謀魯越謀吳

詳見前集君心門人君以一心為主



晉文圖伯勾踐報吳

詳見君心門始統終則必怠

鄭子產能順處已

子產相鄭之初駟良方爭南、晉相攻子產謂子皮曰國小族大不可為也有欲攻子產者有欲殺子皮者而子產能焚諂書賂伯石以和柔調伏之子皮子太叔又力主之鄭遂以治

子產能懲忿魏獻子能窒慾

子產容國人之議已以自棄而不毀鄉校可謂能損其疾而懲忿魏獻子聽閭沒女寬之諷諫以自警而辭梗楊人可謂能損其疾而窒慾

楚人恐子高不肖

詳見前集七卷宰相門宰相能堪天下之憂

頗牧下過於時

賢者不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思知與不知賢者初莫之計思與不思有國者竟莫之悟二者常巧於相違而不巧於相遭是可歎也漢文帝聞說者之論而思頗牧之賢謂文帝之思為未善不可也然當頗牧之賢或以間而擯或以謔而殞詎知其誣詎知其賢哉其生也莫知其往也殆思天下已無頗牧矣使其復有頗牧其能知頗牧乎淺於知而深於思薄今而厚古豈特一頗牧而已哉且頗牧之在趙也頗牧不負趙



而趙實負頗牧與不負頗牧同心焉。可悼者趙之社稷而已矣。生靈而已矣。忠愛之語使頗不以趙括代牧，不以郭開死韓魏不侵匈奴，不侵非頗牧之功也。二子遲一日而去，趙則趙之國遲一日而為秦。是此誰之功乎？雖然，二子之功不求其君之不負也，求其畧知焉而不得也，知且不知也。而況於思乎？漢文帝之思二子亦可為，二子賀使二子而有知，少亦慰矣。然天下之事至於思其人而不獲其用，君子謂之無益也。

秦以強而亡

秦人之尚功，猶人飾金石之藥也。其初也，瘠必肥，老必壯，強

必強，其究則其死也。忽焉譬如好

始皇不殺茅焦，猶賢於紂

詳見前集七卷諫諍門有二段

李斯阿順之生

李斯憂蒙括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邪謀懼失其爵祿而求容，則順二世之發而勸之以逸樂，將以順易位，而以位易宗，故司馬遷論之曰：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可謂洞見其肺肝矣。

范增之佐項羽無謀者三

世言楚不用范增，故亡。吾以為范增實亡楚，而項羽歿之晚



耳說異來增楚之心肺腹臆也。不得關中不轉足而奔之。增不能諫其無謀一也。張良韓信陳平三者皆人傑故在於楚。增熟視其亡去而不能有所推乃卒滅楚者三人其無謀二也。羽梟喙鷲忍血天下蒼生所至以殺戮聞增不能教之以仁義膠民之心天下足叛之其無謀三也。指出三事實與亡之大夫漢之所用以成事皆不出是三者而增之進謀獻計皆未嘗及其一求其所以為羽計者不過勸羽殺高帝一言耳不知楚有必亡之理雖殺一高帝天下其無高帝乎。理到之語觀增之所為如此其他亦無奇謀秘計足以興業基國者夫如是楚奚而不亡妙。

范增與楚以亡漢之資

亡楚者漢也與漢以亡楚之資者非漢也。增也是攻襄城則屠襄城攻外黃則屠外黃。阮秦火咸陽天下已去之矣而增不知也。此增以民與漢也。關中漢得之漢之關中也。羽又得之羽之關中也。前之得不能居不能居者去之而使不能居者有之好此增以地與漢也。信自楚往也。布自楚往也。陳平自楚往也。楚之材漢之用此增以人與漢也。以民與漢多矣。又與以地又與以人何其與漢者愈多邪。當是時楚已亡矣而增不知也。方且曰不殺沛公吾屬為虜且夫殺沛公而楚不可亡則殺之可也。殺之而羽可亡者猶在。



也則殺一沛公者殺一沛公耳天下獨無沛公乎推廣前篇  
意極好又况民其民也地其地也人其人也舉天下且不能  
殺增果獨殺之邪好故項莊無所投其劍撞斗無所及其怒  
遷之蜀漢而不能過邀之太公而不能來語多警拔百戰百  
勝而自致於亡無怪也

楚用增亦亡不用增亦亡

且增可以金間也漢君臣獨不可間邪高帝往來顛沛荊陽  
京素間蕭何之自疑者數矣韓信之主齊帝嘗大怒矣陳平  
之始用蓋有譏焉而惑者矣漢無隙之可間哉漢有隙而自  
窒之楚不見也而不乘也不惟不見漢隙而不乘也又且自

生其隙以示漢使漢見之而不窒乘之而不覺顛倒迷弄於  
一陳伯之手而不悟楚尚得為有人而增尚得為有謀哉而  
高帝何忌焉增不能當陳平其能當蕭張乎曰一增而不能  
用此帝為楚言也非為天下之言也說得是一增不能用其  
能用天下之士乎此一轉尤妙能用天下則楚未可知也用  
增亡也不用增亦亡也用增猶亡况不用乎是則高帝之意  
也拍上好



此處有模糊的印刷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聖賢門

聖賢

辯周公誅管蔡

周公之事敢質之舜而為之說焉。舜之於象其事重在家故  
可以兄弟論而仁得以行周公之於管蔡其事重在國故不  
得以兄弟言而仁不能以達何則象得罪於舜而管蔡得罪  
於周用舜事證得十分好弟得罪於兄管之家庭可也不管  
可也而忍殺乎使象而三苗也其鯀也舜得而赦之邪有力  
舜赦之天下不殺之邪到至於周公管蔡名為友之而不仕  
於周而不咸於家則周公奚問焉今也兄弟臣於周也而一



兄一弟則叛周而從於商焉則周公也待罪僅免之不暇而又能為管蔡之地邪是且管蔡之得罪也非得罪於周公也得罪於周也下得是管蔡之誅也非周公誅之也周誅之也斷得倒周不得不誅叛臣而謂周公之誅其兄弟乎雖孟子復生亦當然其說王啟之叛也王導侍罪亦已死矣賴周伯仁一言以全其宗周公王導國相均也管蔡王啟叛逆均也合說亦是管蔡之誅周之幸也王啟之免晉之不幸也使啟而不免亦罪導乎故曰管蔡之誅非周公也周也廢乎補孟子之說前後用事引證極切真所謂識破古今事勢者

周公才美不驕吝

仲尼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今學者無周公之所有也周公之所無吾何以觀之哉警語

夫子敬以避咎

夫子之小也孟僖子已知其聖矣然聖德彰而衆忌興是晏子西之賢然且疑其害於國於陳蔡大夫乎何誅力量之語曰聖則吾豈敢聖則吾不能事君盡禮為禮必敬恂恂問閭似不能言故匡人不能殺桓魋不能害好不然何以避咎哉

夫子得簡之理

夫兩險則相疑兩阻則相持當何者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



至易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也理到  
谷之詐不能敵仲尼之視顯史之對不能欺仲尼之  
人得乾坤易簡之理而執之以照天下之險阻情偽  
則如日之達節下如燭之炳幽潛孰得而遁之者矣

五教夫子之教春秋夫子之政

詳見前春秋之門

聞聖人之樂則知聖人

詳見前集樂門

孔道不遇

祭之何轍環之木不足以入涵涵功利之耳本壇之瑟不足

以洗矣矣功利之心新

夫子鳴道之功

刪詩定書唱遺學也訪禮問樂聲絕學也齊韶衛磬鼓鼗  
也夏時周冕申馨欵也關雎麟趾之化衰矣而闕里之聲容  
純如也太師少師之雅奏泯矣而杏壇之劍佩鎗如也語  
響亮

聖門功用

朱泗之範模唐虞之軌轍也顏魯之爐燻商周之鼎鼎也善  
形容其窮其達一委之天將行將廢一聽之命

孔門一掃戰爭之習



春秋之季天下何嗜乎利焉而已矣天下何疾乎奪焉而已矣語句自在不嗜不疾不利不奪也而聖門諸子方且侍坐而談舍瑟而作以浴沂之水滌奪攘之氣以舞雩之風吹戰爭之塵妙彼視一世之所嗜所疾者果何如哉好

顏子之心與仁一

顏子惟復於不遠故本心湛然天理混融心非顏子之心乃其仁也仁非顏子之仁乃其心也微處心與仁一仁與心契動亦仁也靜亦仁也一念慮仁也一語嘿仁也怒人之所易遷而吾不遷蓋遷一怒非仁也過人之所易貳而吾不貳蓋貳一過非仁也其不以簞瓢為窶有仁以為之芻狗也其不以陋巷為隘有仁以為之安宅也善形狀

以陋巷為隘有仁以為之安宅也善形狀

顏子之天

吾觀顏子則其已私猶紅爐之點雪魚存也其胸中如清水之纖芥必見也譬喻好

顏子之學

顏子之學故以新而化是以有若無忿以樂而消是以犯而不校粹語

顏子得易之節

顏子之節非求之外也節性而已不遷怒喜怒節矣不貳過過愆節矣一簞食一瓢飲奉養節矣不出戶庭之間而制數



度議德行不傷財不害民節之道具矣何咎之有塞則行之  
戶庭而準通則行之四海而準而况為邦乎初九窮而在下  
故不出戶庭

經云初九不出戶庭無咎象曰不出戶庭如通塞也

頽子遇夫子故傳之易

以夫子而傳頽子頽子之幸也曰非頽子之幸也夫子之幸  
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  
以傳而必遇吾嘗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  
此也契原於順上原於遇今夫日能消冰而不能消冰豈日  
之樂乎冰而法水哉譬喻好水與日相受而水與日相融

故也

又

然則回與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啟人而頽子之聽能聽  
人也抑設難好夫子之言能啟人也則難言之童故矣用事  
十得有力回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亦是然  
則夫子之言也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發越妙言不  
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  
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則遇矣夫何違之  
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愈見高妙使夫  
子一笑而回已領矣而况與之言終日邪說得此或者曰回

文淵閣後集卷之三



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李力筆力俱高

學晞顏曾

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則為學之道其庶矣乎見得用功處好

曾子用力於仁

天下之重者莫重於不重之重而泰山為至輕天下之力莫加於非力之力而鳥獲為至羸語頭高仁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非力之力者然後能舉不

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辨子路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則寂然然然廢舉其辨與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不重之重者也昔者楚人有慕鳥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持千鈞之負而適秦者聞楚人之力也而請為楚人者欣然而試負之然肩之而不能勝上之而不能步上之而不能秦強而趨焉不十步而絕筋折脛以死今學者無聖人力求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肩而不勝上而不步上而不秦也此段譬喻極好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何也其力弘然後

大學後集卷之二



文脈後集卷三  
十一  
肩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矣故秦雖去楚遠矣其庸不可至乎而况吾仁非若秦之去楚也哉文勢有走伏好

孔孟得遯之義

吾讀易至遯而歎曰遯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焉在曰在天  
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遯亨遯而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也雖  
然聖人之退聖人之通天下之窮也發出此意極好聖人豈  
悻悻然決於退哉五以陽剛當君位而與二為應其時猶可  
與行者乎然二陰雖長於內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其勢  
亦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於大壞也乎故孔子去魯而行之

遲孟子三宿出晝而猶曰速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遯  
之時義大矣言其進退之時去克之義其大而未可躁也故  
小人之於一身微倖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微倖於萬一  
見得聖人出處之意

又

孔子與陽貨同國孟子與王驪同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不  
惡而嚴孔子吞貨曰諾吾將仕矣孟子與驪朝暮見何疾惡  
之有然見貨亦矚亡見驪未嘗與言行事謂之不嚴可乎出  
語好惟不惡故不害惟嚴故不汙

經云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又  
上九以剛斷之極居遯之世在無位之地處一卦之外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瀾安能去之無不利決之無所疑乎此孔子不脫冕而行孟子浩然有歸志之事也

孔孟明經

詳見前集羣經門有聖人而明

孟子韓愈之文

孟子之文辭約而意盡不為峻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也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然流轉魚龜蛟龍萬狀惶惑

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悠然之光蒼然之色亦且畏避而已善形狀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三 後集

身遊而善其

性道蕭林不封自靈而人望其其然然之其然然之其然然之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四 後集

兩漢人物門

兩漢人物

四皓出定漢嗣

其去商山而至漢廷也。桂風蘿月。雖不免曉猿夜鶴之凄涼。夕而儲君之遂定。則鴻飛羽翼之歌竟遺。四百年社稷之福。一出。一處權其輕重可也。

董公兩生不屈

董公兩生之輩亦皆重厚之倍似非漢廷人物好蘭沉馨而玉埋影秀語惜哉。

文會後集卷四



韓信出處

若昔淮陰壯士去項知劉一得推食解衣猶甚於綈袍戀匕之頃得此時此意祇有欠漢一死耳性健及夫偽遊之擒稍見顏厚而海上之鷗為之不下矣善夫形容

陳平飭詐以欺文帝

周官三百六十而統之者冢宰大而禮樂刑政小而會計米鹽雖各有司存冢宰所不盡然有司治其目而冢宰實制其几苟以為事各有所司而宰相皆不之與則無冢宰司矣平謂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而宰相皆不知此何理和夫決獄之多寡錢穀之出入此固廷尉內史之所主而其歲

計之大綱宰相亦不宜不知也如平之言焉用彼相哉且二者國之大政亦不可謂碎末而不足煩大臣也彼以為宰相者宜若土偶然兀坐槐堂目視飛鴻好而陰陽將自理四時將自順四夷萬物與夫諸侯百姓皆將自治歟平在相位十三年即其一年之中而攷之齊楚地連二十九山童日類大水潰出觀此則平之理陰陽而順四時者果安在哉當時百姓之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未盡獲其所則平之遂物宜而親百姓者果安在哉內有淮南之驕倨而不知所柔伏外有單于之侵侮而不知所懷來則平之鎮撫四夷與夫諸侯者果安在哉不幸文帝之不察而平之奸無從而露使後世從而



賢之夫既足以欺當時而又足以欺後世若平者其奸人之  
雄先用周官折平次用平作相時事為證責得十分止當

張耳陳餘

詳見人倫門

李廣非大將材

李廣終文帝世而位不顯歷景帝卒莫之用而憤以死天  
下之人悲其遇主知而猶不之用也非特當時悲之雖今天  
下之人亦悲之愚讀其傳而思之乃知文帝之不用廣未為  
過也蓋廣之用兵初無他長特一健將耳非大將材也使廣  
有周亞夫之謀謨文帝豈能舍之邪帝之所言者蓋褒拂武

臣而欲其用命耳非真以為賢也說勝且所謂高帝時萬戶  
侯者此何等將邪夫韓信黥布彭越此三人者帝之大將也  
其所封動以王爵其所賜動以數十城何萬戶侯之云乎謂  
萬戶侯者樊鄴之徒也文帝許廣以高帝時萬戶侯然則廣  
之才可知也已亦何恠夫二帝之不大用邪議論說衆說所  
不到

賈誼策先言匈奴諸侯是知權也

文帝之初禮義雖未盡行風俗雖未盡訓太子之法雖未  
盡備待人臣之禮雖未盡恭然其禍猶未迫而其術可徐謀  
也至於諸侯之僭逆匈奴之侵侮其危不容髮而其患不旋



踵天下之勢為何如耶便誼於此時不先為一時救患之策  
 區上焉膠於事勢之先後從事於純厚文雅之治幾何不趨  
 揖以却虎而談笑以禦盜邪譬喻好吾見徐偃王之愛民無  
 救於亡而宋襄之仁義無補於敗也。用事切賈生之言是乃  
 知經而知權也。今夫君尊而臣卑不易之理也然而紀信為  
 臣而乘漢王之車君子不以為僭好父坐而子立亦不易之  
 理也然孫為祖尸則坐於上而受之拜君子不以為悖妙天  
 下之定序莫大於君臣父子且從權而反易如此生之言治  
 亦何獨深恠之邪

賈誼之才遇知己而不用

夫人生世則常患於壯年之難留而衰老易至也又患於聖  
 明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也有君如漢文此難逢之時也有  
 臣如賈誼此少壯可用之際以六七十易老之身而遇千  
 百載難逢之主是其遇也不可失而其失之也不復遇好然  
 則賈誼之怨亦不得不怨也夫賢如文帝願治如文帝愛生  
 如文帝而猶不見用是終無用我者也胡為而不怨乎是或  
 曰文帝之斥生非不用生也蓋有所養也生何不知帝意而  
 即悲憂自沮乎曰長沙之斥猶似於有所待也宣室之召卒  
 於寢然梁傳之命復尔外遷此段發明得尤妙文帝用生之  
 意果何所待邪昔張嘉正謂唐明皇曰如用臣要其時後衰



無能為也燭之武謂鄭君曰今老矣無能為也已矣人君之

誼揚言三表五餌之說非實出此計

或曰誼之為人大抵智大而才疎言迂而氣剛蓋可喜而不可用也幸而文帝不大用之設或大用之亦終無成而已矣如三表五餌之說其迂可知矣子可為之解邪曰誼之才是固君子之所惜而衆人之所非者也非以示弱則以為反間耳昔者白起與廉頗戰畏頗之知勇而欲間之也則揚言曰吾畏趙括而已矣彼趙人者不知其說誠以為起之畏括也卒使之伐頗而覆其師嗟夫起誠畏括則自知之耳而何揚

言以語人哉是使趙有人焉則委之一笑而已矣推其信入而不悟以敗也用證好嗚呼誼以三表五餌之術而制單于尚何形之言而著之書哉夫古之人謀之已深也而猶慮其淺計出於已也而猶慮其聞之於人韓昭侯欲發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其夢言而泄之也陳平出六奇以解平城之圍謀已用事已成而猶不使天下聞之也用事極切彼匈奴者漢之大敵也誼之謀國方將於此施智術以制之而乃先露智術以示之則吾之謀未用而敵已為之備矣此危道也誼豈其然也然則誼以三表五餌而制匈奴則必不語人以其說語人則誼不以此而制匈奴明矣夫三表五餌誠迂也雖誼



亦惟恐天下之不以為迂也。惟其示之以迂，則彼將忽吾之迂而無所畏。恃彼之強而無所戒，畏與戒之心皆忘，而吾之計始行矣。議論好夫，以其迂者示之，而以其不迂者制之。此誼之心也。尤妙惜乎，誼之所以示匈奴者，聞於世而誼之所以制匈奴者，未及用其深謀秘計，與誼俱死，而天下莫見其奇也。亦得極是，雖然非徒不及用，而天下莫見其奇也。就使其計已用而其功已成，天下亦莫見其奇也。何者？智固不可以告人，也是彼固者力詆之，以為踈嗚呼。若固者果足以知誼，而惜夫生之才不得用於功，而獨用於書，今其策略見於書者十數條，主父偃得其一，猶足以弭羣雄之禍，使文帝有

用賢之誠，而絳灌無蔽賢之失，則漢之天下不止為漢之天下，而唐虞三代之天下，文帝不止為漢之君，而為唐虞三代之君。嗟夫，誼生則屈於讒言，死又不能自伸於貶議，其誼之果不賢也，抑人之不識賢乎。此篇深為賈誼惜。

晁錯為高帝蕭張之計誤

錯之及於禍，高帝君臣之計有以誤之也。昔者楚未滅，高帝出征，使蕭何守關中，及黥布之叛，則又使何與張良居守，而帝出征焉。高帝一出而亂卒平，蓋天子自將，則其威靈已足以折天下之心，而腹心之臣在內，則外有功而內無變。此高帝之意也。亦錯之意也。錯之削六國也，其言曰：削亦反，不削



亦反反有遲速禍有小大錯料之明也然錯之心豈謂六國之真敢反也哉既而七國乘憤而起盡銳而向若風雨之驟至紛紛震擾而錯亦惑矣錯見夫高帝君臣之故事而有契於心遂竊之以為智以告於其君而或者責錯以天子自將而已君守意在於刺其目錯不顧其父深悲極痛之言而必欲安劉氏錯豈自全者哉故功成而內外無患如高帝時事此錯之忠力為錯卜解得好不知夫此意出於景帝則可出於錯則不可使高帝時此計出於蕭張而不出於高帝則錯之禍不在錯而在蕭張惟其不出於臣而出於君此蕭張之所以免而誤錯也非出計之誤錯也錯用之而差其所差

之誤此知之窮也而錯何自全之有哉尤妙錯而自全則蕭張亦自全邪將蕭張合錯論極有力三折肱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此天下之至理而七國犯之錯亦不之知乎錯而不知此理則上寬君父之憂下釋同列之忌安坐廟堂談笑運用以折其鋒而專任周亞夫以破賊不數月猶有七國哉又焉用擾上建此議以速禍也宋人有世傳不龜手之藥而又傳之以人者或用之水戰以取封或止用於泝僻洗用以取封高帝之君臣也用之於泝僻洗錯不惟泝僻洗也泝僻洗而水死者也譬喻好

辯班固載相如黨官竊妻



詳見前集史門

武帝時公卿非人

張湯趙禹法吏之公卿也。洪羊孔僅賈人之公卿也。溫舒乃酷吏之公卿也。樂城王利乃方技之公卿也。牧犂方朔乃詼諧之公卿也。武帝豈真得儒而用之邪。意勝

嚴勤首倡武帝窮兵

詳見前漢君門

辯公孫弘答禹湯水旱

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繇。公孫弘對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弘之為湯諱巧矣。桀亦無辭也。至曰：堯遭洪水，未聞禹之

有水也。弘知為禹諱矣。獨不為堯地乎。獨不慮堯之有辭乎。聖人未嘗諱過也。獨諱天災乎。為聖人諱過者，小人之諛也。為聖人諱天災者，又諛之諛也。責得是弘諛湯而諱湯之旱，諱湯而移之桀，知桀之無辭而後發也。猶諱父而移之盜也。又以諛湯者諛禹，又以諱禹者移之堯，此諛之窮也。猶諱父而移之祖也。好堯固無辭，非惟無辭也。猶將引咎以罪已也。妙三聖一道也。弘諛其二，毀其一，豈惟毀其一，又援堯之手以坐於桀之側。堯亦無辭也。桀何賴哉。拍拍好而弘獨有賴以見堯也。語意軟冷極佳。

劉向社稷臣鑄金何足議



漢之賢人君子大節可取者前有汲長孺後有劉向爾而或  
者曰向亦偽鑄黃金何也嗟呼宣帝之時天下承平帝方興  
神仙妖異之術而向也偶傳淮南枕中之書不察其妄而私  
喜其奇以爲黃金可成之說必然而獻之耳不知夫淮南之  
見欺於方士而向又見欺於淮南也至於耿介獨立於元成  
衰亂之朝日夕與恭顯王氏決邪正而爭治亂卓爾有不可  
犯者王氏之篡不於向猶存之日而於向既死之後誰之力  
也其大節乃如此或曰向能論恭顯而不能去能排王氏而  
不能鋤漢卒以篡何也曰國之祚猶人之命也國之有賢猶  
人之有藥石也藥石能延人之生而不能續其死漢之命垂

死矣向能續之乎向雖不能續也而能延也元城無向則漢  
能至於始元二鳳之後乎則向也者劉氏之宗老也高帝社  
稷之臣也而一鑄金何議焉

丙言能順上下

詳見前集柔順門

跋兩疏圖

予每讀唐人文字喜言兩疏畫圖惜不得見今真在眼中矣  
然以孝宣清明之代二先生何去之早邪及觀蓋寬饒傳則  
知都門祖帳之觴二先生父子相顧飲之彼猶以爲晚爾好

司馬子長之文主於氣二段



詳見前集文章門

班范作史

詳見前集史門

兩漢循吏

詳見前吏治門

兩漢名節

詳見前集氣節門

三國六朝人物門

三國六朝人物

孔明以仁義詐力雜用取天下乃其失也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取者取之以周之所守者守之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且夫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振其亢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操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



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區也之  
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  
為仁義之師東嚮長駟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  
子不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  
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藉也孔  
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勇以絕  
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  
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  
之大患也

孔明持兵鎮重

或問孔明與仲達未戰也戰則孰勝曰孔明乎奚以知之曰  
其立也山其靜也淵古之將也巾幗之遺仲達已動矣

香山

孔明欲與蜀已難為力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烈日獻盡矣武侯獨憤激而不  
顧收死灰於蜀而欲噓而再燃之艱乎其為力也

孔明料事

諸葛孔明伊周之流亞也南陽龍卧梁父與吟已密窺事  
於草廬之中

孔明事業

方其高卧南陽清嘯梁父其視儻來之軒冕果何足以易其



煙霞林石之素及其草廬三顧一感於先主之精誠則崎嶇隴蜀間閱盡瘁毅然以興復爲己任八陣之圖木牛流馬之運有家世山西之所不能辦中營隕星敵者幸之而營壘之按猶足以發天下奇才之嘆出師一表忠憤涕洟至今讀之猶可以激忠臣義士之心意味悠長

司馬盜魏蕭衍盜齊

亘溫始橫而終不利

陶侃憚溫嶠之忠

謝安以綬析亘溫之奸

以上並見前集五卷曆竊門

西晉士夫溺於酒亂

惜乎流及西晉茲弊太甚錢掛杖頭身卧甕下雖可荷也名可捨也源流至此又豈知聖人戒謹之意哉甚矣阮嗣宗陶淵明秦漢而下所爲獨識者猶溺於此蓋斯人負經綸之才不能自伸姑託酒以自逃耳雖則得之然亦名教中之罪人也

劉牢之喪其節操

劉牢之既從朝廷復背朝廷既從靈寶復背靈寶從順二者不納從逆二者疑之既不得爲君子又不得爲小人哀哉此可爲不守節者之戒



陶淵明不見督郵非禮

讀陶淵明傳。涕唾利祿膏肓。林泉清風襲衣。洒然有出塵韻。如觀於羣花之園。千紅萬紫。臍眼可厭。卒而具夫青松脩竹。幽姿洗露。言可知也。然陶淵明之爲彭澤令。其去則善。而其所以去者。切恨其未善焉。先揚後抑。深得文休淵明之去。以郡遣督郵至縣。淵明不肯束帶見之。曰。不能忝事鄉里。小人遂解印而去。昔者夫子行。則從大夫。之後出。則事公卿之貴。於陽虎亦在所敬。於南子亦在所見。夫陽虎南子與夫當時之公卿大夫。顧何足以辱夫子。然吾夫子亦不憚於尊而不耻於往見者。蓋以聖賢之際。貴賤之分。本自兩途。聖賢者一

人之私也。貴賤者天下之公也。以夫子之聖。猶不敢以一人之私加乎天下之公。淵明何人身爲令尹。而耻見督郵。吾見其昧先王之禮。而啟天下驕抗之風。以媒于亂。又况兩晉之倍。正在於間君臣。箴上下。而致劉石之禍。訛謂淵明之賢。而亦小乎。必去子事。證得十分是。

孔明淵明之文類古作

時乎三國之紛紜。而不爲三國之文。有類伊訓說命者。孔明之出師一表也。氣鬼出時乎晉室之清虛。而不爲晉室之文。有類於先秦古書者。陶淵明之歸去來辭也。



亦發於古。秦古言。晉國。則曰。編法。來。編也。  
文。出。一。夫。心。身。出。報。半。官。室。之。實。而。不。為。晉。之。文。  
部。字。三。國。之。為。論。而。不。為。三。國。之。文。有。賤。用。情。論。命。者。其。既。

亦。小。乎。必。去。于。車。雖。對。十。餘。矣。

詩。五。本。其。間。亦。有。實。土。不。而。延。怪。不。之。斷。痛。需。能。則。之。覆。而。  
其。和。決。王。之。對。而。為。天。不。對。其。之。測。以。救。于。論。又。以。兩。者。之。  
之。味。味。乎。天。不。之。公。能。則。何。入。復。當。今。與。而。其。且。替。暗。等。只。  
入。之。味。也。噴。與。香。天。不。之。公。也。必。夫。子。之。望。當。不。非。必。一。入。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五 後集

唐世人物門

唐世人物

魏證能格君心

魏鄭公之在唐吾嘗敬之吾嘗愛之吾今且猶敬愛之而况  
於其君乎太宗袖鷲禽而斃惟恐公之或見也太宗歎幸東  
都而中輟惟恐公之或喜也用事的非恐公之而見也愧也  
好非愧也敬也尤妙夫為臣而能使其君敬之能使其君愧  
之無諫之言有諫之力意明蓋公之仁義之學固有不言之  
心化者歟孟子所謂大人公未盡也而格君心之非則近之



矣抑揚得體吾是以敬之吾是以愛之

魏證論諫不能排小人

十年○與○言○以○報○仇○遇○仇○而○不○敢○動○終○日○礪○劍○以○刺○虎○見○虎○而○  
又○反○却○走○此○不○足○為○勇○也○立○人○之○朝○者○徒○能○朝○章○暮○奉○以○稱○  
稷○譽○契○貶○桀○詈○拓○於○片○紙○之○上○而○不○及○於○當○時○之○得○失○是○不○  
若○木○其○舌○為○愈○也○好○太○宗○之○時○朝○廷○之○上○豈○能○皆○君○子○乎○豈○  
能○無○小○人○乎○若○封○倫○裴○矩○許○敬○宗○李○世○勣○者○小○人○之○甲○也○證○  
嘗○一○抗○言○以○論○其○奸○乎○無○矣○善○叫○應○是○則○論○諫○數○十○萬○言○徒○  
倦○齒○頰○而○費○鈔○槩○矣○况○當○論○治○之○際○帝○已○知○封○倫○之○言○為○邪○  
夫○證○於○此○時○不○因○是○而○極○力○以○除○之○頭○乃○徒○與○闕○下○於○口○舌○

之間幾為所推而僅能勝此尤可笑也幸而當時主聖臣賢  
君子眾多有是數人者晝狄而不得動又幸而封倫裴矩早  
死而不及道其奸然許敬宗李世勣二人者卒舉唐鼎而覆  
之餘殃遺輩彼及於高宗中宗之後推其本源皆證之罪也  
世之君子進言於君者果何貴於紛紜之虛言以為善飾乎

狄仁傑薦張柬之

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徇唐非孤立於睽離之  
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  
傑而六發出此意好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

姜師德蕭嵩薦材

文苑英華卷五



詳見前集四卷薦舉門

狄仁傑對武后以不知婁師德正匿其深交之迹  
君子將敬備天下之大患而濟天下之大功未必能獨爲之  
也是故其術莫急於集君子之交而其患莫大於顯立交之  
迹以示之駢肩焉而語提手焉而趨語好其進也則交相引  
而其退也則交相譽吾見奸人之側目而君子之剡穿以自  
隔也嗚呼從古以來君子常拙於畜小人而小人常巧於中  
君子者由此其故歟爲君子之黨者盍亦同其心而異其迹  
合其反而離其欲相與也而不相與相愛也而不相愛是不  
慮其不親而惟慮其不踈矣故上不爲之忌下不爲之疑而

吾之大計行矣昔者諸呂之變而克定也人以爲陸賈和平  
勃之功也不知平勃之交非因陸生而成蓋因陸生而發也  
夫自呂氏臨朝而王諸呂也王陵爭之而平勃同順之二人  
之交蓋默結於此時矣數年之間其相與滅呂安劉之計定  
之久矣惟萌於呂氏臨朝之時而發於呂氏之後彼陸生者  
適觸其機括而遇夫大計之已定諸呂之已危故平勃亦不  
得而同掩之耳是合也豈因於三寸之舌而其交也豈假於  
千金之素哉其相與無迹如此故大艱者不足平而大功有  
不足立者不然二子者初無生平之歡而陸生乃能驟然合  
之於一朝邪唐之有武氏之禍蓋又甚於呂氏仁人君子之



圖之者抑又艱於平勃非妻師德之薦狄仁傑仁傑之薦張  
東之則唐嗣訖與之全而孽孺訖與之除哉然嘗觀仁傑齊  
師德之薦而為相也後乃問師德之賢與知人也則皆曰不  
知焉夫仁傑長者也豈不知師德之薦也豈不知師德之賢  
受人之薦而反忘之見人之賢而反掩之仁傑之無恩多忌  
一至此邪吾嘗思之此乃仁傑之所以深報於師德師德之  
所以深望於仁傑也高妙處何者當武氏革命之初其心總  
總然惟恐天下之忠臣義士一合而圖之是故進慘刻之吏  
與羅織之獄以搏噬天下之士當此之時其不免者十八九  
使師德之薦仁傑自以為己之黨仁傑感師德之薦人從

德其人則武氏之疑幾何不重而奸人之譖幾何不入哉且  
武氏多智者其問仁傑也蓋亦有所疑別出此意好惟仁傑  
能悟其機故其言師德也若不相知而其與師德也若不相  
下蓋所以匿其深交之迹語意俱勝使師德之薦已出為無  
心而已之受人之薦也若不聞此仁傑之意亦師德之意也  
妙不然師德進仁傑仁傑進東之其相與唐而廢周武氏自  
用其人而自受其訐顛倒反覆於數人之手而卒不悟何歟  
當東漢之季宦官之禍極矣竇武陳蕃相與切齒而欲去之  
武則薦蕃於朝而蕃則露卓以譽武是二子者非不賢也其  
相結非不厚也其相稱非不美也好然終以殺身而事不集



故夫君子之相與處於不幸之地固無拘夫區匕之細謹以爲恩義前後引證俱切嗚呼仁傑之於師德蓋臧武仲之所謂惡石而陳蕃之與竇武乃武仲之所謂美疾也歟結得老成是故平天下之亂者患不遇天下之機遇天下之機者患不得天下之權字面好得其權遇其機不如乘之以平天下之亂而反熾之此魏元忠之所可罪也昔武氏之坐唐殿也徐敬業唱大義而舉兵至檄初騰妖狐失色天下之機正在於此仁人君子懷忠義之心者特患無其權耳是時宗室李孝逸實受武氏之命以討敬業而元忠實其軍使元忠能乘天下之怒因義士之憤執其權而投其機激孝逸以宗國之

殞勳三軍以恢復之功迎太子於房州招敬業以戮力反旆西指以誅天下之不義以整高祖太宗之頽則洎嬰平漢之功可脫腕而功成矣願乃甘為桀犬而搥毒喙以噬天下之忠義好勸孝逸以進兵之說獻孝逸以敗伐之策剪唐家之柱石而快武氏之血讎使牝雞之災風烈焰燔烙天下數十餘年然後得五龍以撲其燎語好豈不痛哉人皆咎武氏之亂起於裴炎而不知其禍實熾於元忠是

王師旦正太宗之大正觀

正觀間張昌齡王公謹以文名皆為考功王師旦出之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輩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



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人徒知師旦之黜昌齡輩  
而不知其旦正所以規太宗也蓋文章氣脉滯汨於江左暨  
及於唐苗莠不鋤好太宗以英明定天下也留意文章間然  
說不能與天下反而之古使絢綵之晉漲徐庾之派而海之  
佳如所作晉陶淵明之贊梳雲之贊王逸少之贊上星之音  
駢四儷六之對綴錦錯綉之語畧無銖兩風骨蓋無異於徘  
言倡語也是以羣臣和之天下效之紅紫之衣鄭衛之音往  
往家服而人聽矣夫已則為浮靡之魁而於昌齡輩何愧焉  
師旦之所謂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蓋所以說太宗也蓋曰  
文章貴於風雅而不貴於浮靡云耳上之所為下之所視效

不可不戒之耳其黜昌齡輩乃周公撻伯禽之意也其言曰  
陛下風雅蓋韓退之文王操所謂天王聖明之意也太宗徒  
知善其言而不察其意以自省真不見輿薪者歟

宋璟以其治與天下姚崇以其治與其君

與天下以治之福不與其君以治之功此大臣愛君之厚也  
蓋治生於不治不治生於治方其不治人君以一身憂天下  
及其既治人君以天下而樂一身大臣成其君之治可也與  
其君以治則不可也與其樂則急矣姚宋之相明皇同於  
成開元之治而論者以璟過於崇何也蓋璟以其治與天下  
崇以其治與其君與天下以治之福若亦厚其福與其君以



治之功君必喪其功彼宋璟者其則有可禪其正無可喜將致其君於終身不樂之地也致其君於不樂乃所以致其君於不憂歟文意好

孟郊賈島之窮勝於王涯賈餗之達

見前集道義門

趙贊聚斂之奸深感其君

唐趙贊為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及涇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就質矣不稅此架間陌錢矣德宗亦聞此也奉天之圍危於一髮而猶庇趙贊若愛子然語好夫愛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忍於圍逼之辱而

不忍於誅一聚斂之臣利慾之波其入人之深如此至於反國可以戒矣警切

跋陸宣公集古方

陸宣公之貶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或曰避謗者歟或曰窮而不怨也楊子曰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矣其用也則醫之以奏議其不用也則醫之以方書好有用有不用者宣公之身也宣公之心亦有用有不用者乎哉

陸贄不以用捨二其心

見前集臣道門

盧杞奸邪惑其君



見前集君子小人門小人之情難察而易惑

不可有驕心

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此駟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蓋人之常情多懼則則急憂則言無難則驕則則息則亂矣

一保治門

保治附防微 謹戒

無難誠可畏

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矣於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於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燦於朝頌聲被於野太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而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太平也懼天下之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於亂也意味佳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非畏無難也實自畏夫驕侈之易生也發明得意出



成功易保功難

功之未成其患在不成功之已成其患在成非功成之患也  
功成而倦之患也好

防患當謹於微

福生於一小善禍起於一小不善萬者一之積大者小之積  
是善可積也不善不可積也積斯漸上斯極上斯作及其作  
而始圖之其有及乎好弒逆國家之大禍聖人忍言臣子  
不忍聞也探其初亦止於萌一小不善之心而積之也故坤  
之初六曰履霜堅冰女蓋言順也履霜之不戒堅冰之勿悔  
順而致之也

止不善當在初

止不善者必在初止之於初猶不能止之於末而况四於初  
者乎好顏子之不遠復止一已之不善於初者也漢文帝即  
位之初喜嗇夫之辯捷而張釋之極言其害止其君之不善  
於初者也顏為幾乎聖而文為七制之先止於初之效也

臣能戒君

五者位之極上者極之極故為亢居君位而又上焉將何之  
乎其益戒舜以罔淫于樂禹戒舜以無若舟楫之時也若志  
與位俱亢則有悔矣梁武帝唐明皇晚年是已  
益不以舜之聖而忘逸樂之戒周公不以成之賢而廢其遊



田之規

馮異謂陛下無忘在河北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郭崇韜謂無忘戰於河上之時當使煩暑坐變清涼此皆欲其不忘難而後可以無難矣

治戒不克終

處既濟者在於持守克終之心處未濟者在於有進為克終之才心不克終故既濟為未濟有為克終故未濟為既濟也斯亨矣故曰未濟亨非未濟之亨也未濟而能濟之亨也好是必臨至樂以至憂之心處已安以未安之慮庶保其常泰矣使其從燕遊於開元之末侈宮室於元和之季則泰者將

變而為否矣

戒心不可忘

光武日謹一日以十年為遠審黃石而苞桑所以能身濟大業延祚四百也不然如梁武帝唐莊宗身得天下身失天下休吉其可恃乎

微者大之漸

一飲食之微若未害也而聖人則寧糲羹藿食而不敢事八珍之羅列一宮室之末若未過也而聖人則甘土階茅茨而不敢肆門之謁者何也蓋亦念乎旨酒乃糟丘之濫觴漆器乃象魏之履霜也好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五 後集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六 後集

制變門

制變附處患難 去姦暴

大難非君子莫濟

人之言曰與死人同病者其病不可醫與危國同勢者其勢不可爲醫無愚良也其能醫者非醫之能也必不可死之病也君子无巧拙也其能有爲者非君子之能也必不可危之國也嗟夫此庸人之論也非君子之論也庸人之論以天而廢人者也君子之論以人而輔天者也能醫不死之病庸醫亦能之何取乎良醫哉能存不危之國庸人亦能之何取乎



本册後集卷六

君子哉。惟天下必死之人。足以試良醫之技。惟天下至危之

困。足以試君子之能。立論高。天下無事庸人不庸人。天下多難。豪傑不豪傑。當屯難之時。

非有經綸天下之大才。則屯未易亨矣。窮否反泰。極屯反亨。屯之上難之極也。然非有剛明之極。何

以弭屯難之極。今乃以上六之柔。當之進。無必為之才。退有

无益之泣。求夕亡朝。得之求朝。亡夕得之。何可長也。唐之僖  
昭是已。

處變以安非苟安

淮。淵之寇。方強而謝安之遊宴。方酣。宦寺之權。方橫而元載  
之嬉笑。方和。孰知游宴之憂。甚於感。頗嬉笑之慘。甚於按劍  
者乎。

不可為事變所動

寇我而能我。即則此必受其即。仇我而能我。動則彼必乘其  
動。議論是今也。初六以一陰之孤。而壓於衆陽之下。故有疾  
我之心。而無即我之便。九二以陽剛之才。而充以篤實之德。  
故有不動之志。而無可乘之隙。大哉九二之實德乎。壯哉九  
二之不動乎。一鼎不可動。則万夫廢。一心不可動。則万議息。

文會後集卷六



故流言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遂安

順時而動則得

有爲者必爲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非不  
福其福也不福其禍中之福也殊不利其利也不利其害中  
之利也。發越佳今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之頷而襲於万仞  
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真  
所謂筆端有舌孰不曰信之者智也殊不知珠與身孰重陸  
與淵孰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爲也况身可捐而珠不得  
邪此段譬喻委曲極有理今士大夫孰不曰中原吾之舊物  
可取而不可棄雖然意則忠矣言則快矣而爲國計則未也

策今計者不以今而以古料後者不以後而以今議論高古  
者今之鏡今者後之砥也語新盡現之東晉乎蓋嘗有幽并  
矣至王峻劉琨亡而幽并亦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而  
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而始亡幽并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  
河南幽并已亡矣蓋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蓋現之劉宋  
乎蓋嘗得關中矣至高祖還而失關中又嘗得淮北矣至明  
帝北討之敗而失淮北非高祖之還明帝之敗而始失關中  
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而關中淮北已失矣蓋其  
得者名也其失者實也聞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何則功  
視時爲成毀時視天爲盈虛天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



天而得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帝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傑孰視孱弱之曹丕

難既濟者不可說

如濟川馬舍川而陸舍舟而轂危者安險者濟何憂之有然人皆儼於洪流莫或儼於夷塗人皆懼於覆舟莫或懼於覆車是以初吉而終亂也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惟聖人能外內无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此馮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蓋人之常情多難則戒亡則憂亡則吉無難則驕亡則怠亡則亂

聖人見其初吉而探其終亂也

變生於說

天下之禍莫大乎於其隣而於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隣者必說也虞受晉寶以滅虢不知乃所以自滅楚聽秦賂以伐齊不知乃所以自伐說故也江亡而秦穆懼吳亡而晉國弔其知所謂雖无咎而畏隣戒者歟用事證得極切

有備無患

聖人處既濟之世宜喜而憂宜安而危方且皇亡焉不蔽衣之極為室隙之具以備葺舟之用又且終日而戒焉疑焉无頃刻而不戒不疑焉常若夜半而水驟至焉夫惟湯之早所



不能懈故堯之水所不能溺此有備無患傳說之所以戒高宗也

致寇敗者勿咎寇

初需於郊止而不敢進二需於沙進而不敢逼三進而逼於水矣泥者逼於水者也雖逼於水未溺於水也何也坎之災猶在外也火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狎水者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是故楚非宋寇者襄公與楚爭霸而敗於溺宋致寇而不敢慎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無却而勝於岢楚敬慎而晉否藏

經云九三需於泥致寇至

近難而謹則吉

渚自水出曰沙需於沙則去水之險漸進矣近水者未溺沙類則溺近難者未隙言出則隙吳淠以太子之隙嘗出怨言矣文帝寬而不誥故終其世而乱不作所謂終吉也

樂險則媮行險則擾

有險樂險則媮周平王晉元帝是也无險行險則擾秦始皇漢武帝是也

寇所當擊

虞之三苗周之三監蒙而為寇者也禹周公之征伐擊蒙而禦寇者也上者蒙之終故不化九者陽之窮故必擊



經云上九擊蒙不利爲利禦寇

不盡絕人

人皆有聖賢君子之質奈何絕之以前三后之化頑民所謂  
无忿疾於頑有容德乃大也

取虜當少待

燕嘗欲齒符堅慕容農曰取果於未熟而自落不踰旬日然  
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今虜之強不過符堅其君臣万匕不  
及堅朝廷盍少待哉善用事

變以激而成

公果於帥孫接連以伐季氏而昭公出訓與注接連以去窻

寺而唐室亂

爭桑之女足以召吳楚之兵爭盟之人足以激吳衛之戰

變在內者深可憂

外寇可攻而內寇不可攻外地可守而內地不可守彎弓南  
下此外寇爾北邊深入此外地爾其來有時其備有方猶可  
爲也至於閭左之容嗟海內之虛耗則變之作於內者也變  
之作於內者車不能馳轂不能擊梭船七技之所不能逐咸  
陽殺之所不能禦也

散禍當盡絕其根

散大難者必去其源除大疾者必絕其根疽之爲疾也能殺



人而不善療疽者亦能殺人何也知療疽而不絕其根也血之毒而非氣之正者疽之根也愛其血而不听其者存疽根者也去其血而不與之尽者留疽根者也故知所以理身則知所以理國也孫武之誅隊長穰苴之斬莊賈上也楚子常之殺无極陳元札之誅棄妲次矣

處變當以公正

董公進癸喪之議而名項為賊故王冕錯決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故亂正則吉不正則凶也舍御事難大之言而從十夫謀故成東征之功用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之賢故稔甘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无功也

去大亂必有大德則濟

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祇以危民司寇非仲尼則誅正卯以治魯祇以亂魯矣奇勝何者膏肓內病非驥理之藥所能達蟠根錯節非鉞刀之利所能攻信矣去強梗除元惡非有正固之大才則必敗於怯而漏於踈矣如訓之色變怯也番之宣章踈

強梗之衰則易去

霍禹之兵權已解李輔國之過惡已極故宣帝代宗除之不难也

去變不可倚小人



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爲郕陵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爽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訓注皆失其所在也

解難在君子

天下无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多術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源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裔舜越佳

難必共濟

李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徇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東之而五東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爲唐仁傑之志行矣好

辟難在忍窮

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之未幾而誘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瑩以祿慶乎免矣

無妄之災

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者城門火池魚殃魯酒薄却鞞圍今有牛繫於斯問主之者誰莫知也問係之者誰莫知也故稱或焉然牛之係於斯惟其育於斯使塗之人夜半取之而去則主之者與係之者出而訟之矣當是時塗之人不可得而訟可訟者邑居者而已居者奚罪焉蓋不幸罹災耳此非无



文財後集卷六  
妄之灾乎故仲尼被圖貌偶似楊虎也不疑償金偶與亡金者同舍也

經云六三无妄之灾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濟難以德散難以才

濟難者才也散難者非才也項羽能亡秦而不能散漢以爲楚曹操能平群雄而不能散吳蜀以爲魏項挾勇曹挾智皆才也非德也歆天下之難未散而不再合惟德足以服人心而后可巽之才木也德風也水之害能溺万物然乘一木則攸然而濟之怒能決九山然遇一風則欣然而散才以濟之

德以散之天下之人難一朝渙然而不復聚渙之所以亨也  
渙巽上坎下

定難當不居其功

平吳亂晉平陳亡隋居之而驕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難已濟矣散牛而不復用難已散矣武王方且祀於周廟大告武成曰此惟先王后稷之功此惟太王王季之功此惟文考文王之功至於在我則曰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已退然无自功之色又豈若居之而驕者乎







備而杜於全故善用兵者通其機而不窒其機善奕棊者參乎筭而不泥乎筭善爲治者審於法而不拘於法然則是法也其可倚於一偏而不通於變歟

窮則變變則通

故棟宇生於巢居之窮舟楫生於車馬之窮變而通之所以鼓之舜之也虎居病而得棟宇孰不鼓舜於棟宇車馬阻而逢舟楫孰不鼓舜於舟楫何則困於所窮必伏於所變也

法便不必合古

所奉而當不古何害使所奉而不當雖古何益大抵飲水可以止渴不必古之太羹宮室苟可以窮處不必古之櫓

巢書契苟可以便倍不必古之結繩烹飪苟可以養不必古之茹毛而飲血聲樂苟可以悅耳不必古之簣桴而土鼓陶刑古之良法而晉行之則弊周禮之良法而后周行之則弊

治不可不新

治國欲新爲孝欲新進德欲新曰作新民者治國欲新也曰溫故知新者爲孝日新也曰德日新又日新者進德欲新也何則修其舊則奮者有新功矣

物窮必革

鑽燧生於茹毛上棟生於營窟質敝必文寬窮則猛革之時大矣哉



革非聖人得已

道而至於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知之？曰：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是可以不革乎？聖人於此亦難乎為力矣。故必見彼之所以失，見此之所以得，苟知其理於未革之先，當如離之文明未革而民願之將革，而民後之相慶其卒於既革之後，當如兌之說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得此<sup>理</sup>故革而四時成，湯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說革之時，豈細故哉？可不慎哉！秦之變法，趙之胡服，莽之革漢靈寶之革，晉豈曰革而信革而當也乎？故聖人於初九則戒其蚤於六二則戒其專於九三則戒其躁於九四則

戒其疑於上六則戒其過詳味五者之戒，益知聖人權革之意矣。

處可革之時則必革

聖人於革初戒其早，二戒其專，三戒其躁，四戒其疑，然則天下之弊終不可革乎？曰：當革在敝，可革在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然而當革不革，是以敝濟敝，既革悔革，是以敝易敝，革之道誠難矣。今也革至於九五，聖人獨決之以未占而有孚，是龜筮有所弗詢，鬼神有所弗謀也。无乃輕於革乎？蓋天下无灼然之理，則聖人无灼然之率，而况四爻之戒其疑，已有灼然可革之理矣。九五以陽剛之資居大君之位，其可變可







然能者敗不能者安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六 後集

